

冬去春來

華 嘉 著



華南人民出版社



冬 去 春 來

華 嘉 著

冬 去 春 來

華 嘉 著

◆

廣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粵版字第一號

華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廣州大南路四三號

新華書店廣東分店發行

廣州印刷廠印刷

◆

書號 穗0502 字數 102,000

開本 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 5 $\frac{1}{4}$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1—10,200

定價5,100元

內容提要

一九五一年冬以後的一年間，廣東全省掀起了暴風驟雨般的土地改革運動。這部中篇小說，以粵北山區的一個鄉爲背景，寫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在這運動中，經過艱苦的實際鬥爭的鍛鍊，提高了階級覺悟，認識了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，只有徹底消滅地主階級，人人過好日子，自己這一鄉才能過真正的好日子。因此，她在黨的領導下，在農協和羣衆的幫助下，在丈夫的支持鼓舞下，終於脫服了頑固落後的婆婆，英勇地參加了支援全區的工作隊，幫助其他鄉村的農民翻身。

這部小說，有生動的地方色彩的描寫，同時細緻地刻劃了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的思想感情的發展過程。

目次

一	心事重重.....	一
二	上當.....	五
三	三個女人過冬節.....	一〇
四	決心.....	一六
五	壩地歸來.....	二四
六	婆仔病了.....	三一
七	一個包袱兩張田契.....	三六
八	解不開的結.....	四〇
九	天堂山上.....	四六
一〇	竹秀園.....	五〇
一一	兩套鑼鼓一齊打.....	五七
一二	吵鬧.....	七〇

一三	丈夫回來了·····	八三
一四	晚上·····	九二
一五	大祠堂·····	一〇二
一六	苦衷·····	一一〇
一七	要緊的事情·····	一二九
一八	守歲·····	一三三
一九	同慶新春·····	一三八
二〇	世界無難事·····	一四八
二一	大紅花·····	一五九

一 心事重重

招弟自從鄉裏來了工作隊，鬧反霸鬥爭，大家都說她變了。這個苦大仇深的童養媳，過去是有名的『苦瓜臉』，是個眼淚往肚裏流的女人。現在，當真大不相同了。她那副瘦長的臉兒，好像撥開雲霧見青天，開朗紅潤，而且她話也多啦，真像一隻春天的小鳥，到處逗人歡喜。後來她還當選了鄉農協的小組長，小組裏大家說：有了招弟，組裏就有了『頭人』啦！這也是實在話，濱西鄉裏要數婦女幹部，誰也心中有底，除了那個胆大潑辣的婦女委員黃金鳳，招弟可算得上第二把交椅的人了。

可是，一家不知一家的事，別看招弟在大家面前過得挺快活，在家裏她可不是這樣快活的。

這一天是冬節。快要過年了，家裏燒的柴草，明年開耕用來換石灰的本錢，算來算去都不够，草屋裏不像往年那樣堆得滿滿哪！這可沒辦法。鄉裏正在鬧鬥爭那大惡霸『三寸釘』謝善卿，這幾天又鬥出個僵局，大家心煩得要命。開會時間一多，顧生產的時間就少了。招弟家裏有個又年老又嚙嚙的婆婆，開口閉口的埋怨這個小媳婦，只管拋頭露臉鬧鬥爭，不顧家裏的鍋底快要朝天，說她招弟『窮風流餓快活』，準備明年三荒四月去掘『黃

狗頭」，帶一對「黃腫腳」入棺材了。婆仔的話也有道理，招弟心裏實在難過。因此，她隔天夜裏就浸好蕓繩，磨好鐮刀，這天醒來，天未亮就趕過河東，上山割草去了。

到晌午時候，她心裏牽掛着農協的事情，匆匆忙忙的挑起草担趕回村來，在南門樓口，恰巧迎面碰到婦女委員黃金鳳。

「金鳳。」招弟大聲叫道。

「啊！你原來上山割草去了！你這小媳婦呀！我可找你找了老半天哪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金鳳着急的趕過來，招弟只好把草担放下，兩人就在榕樹腳下談起來。

「招弟呀！上晏我們農協開了個會，秀妹同志說得對，鬥出僵局是羣衆思想不通，不是敵人頑強。她是個過來人，本來是琶江的翻身農民嘛，有經驗，說話有根，你看，我們這些人呀！……」

金鳳說話，像濱江河水，嘩啦嘩啦的流個不停。招弟忍不住打斷她道：

「說了半天，有頭沒尾，究竟找我有什麼事呀？」

「我還沒說完，你就急成這個樣！好，對你說了也好，反正這個担子你一定要挑起來的。」

「什麼時候叫我做事我不肯做，你這個人！」

「那你聽着。土根叔的主意，我們做幹部的，一個人負責打通一個老人家的思想。」

「這有什麼困難？」

「哼，你倒說得容易。好，說得到要做得到的呀！你負責打通你家裏那個家婆的思想，要她自己甘心情願的，把上了地主惡霸的當，自己帶頭講出來！」

「啊，這個……」

招弟打了一個冷顫。這對她來說，確是一個難題目。這幾個月來，無論什麼工作，水裏火裏她都高高興興的去，而且都做得很好。可是，就是這一件，要她發動家裏的婆仔，好比要她上天去摘星星，她可真是連路也摸不到呢！她是個苦命的童養媳，婆仔是她的家婆，丈夫給國民黨反動派拉「壯丁」拉去了，家裏兩個女人，幾年來從沒講過一句好聽的話。招弟在自己家婆面前，真是說也不是，不說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在家裏整天就是受婆仔的冤氣，那老人家不是開口罵，就是鼓起腮幫，沒有好看的臉色。招弟早就覺得做媳婦的艱難，回到家裏只有皺起眉頭，小心翼翼。現在，金鳳竟然這樣說，農協主席土根叔要她招弟發動婆仔報上當，豈不是等於要她招弟去做一件做不到的事。

金鳳看見招弟不說話，只顧低下頭來眉心打結，她也知道招弟的心事，笑着安慰道：

「不要這個那個了。這事情使你爲難，我知道。我就是爲了這個才到處找你。不要苦惱。這也不是你自己一個人的事。我已打定主意了。今天是冬節，我去你家過節，蒸一盆

夾心糕，大家來談一談，婆仔也不算老頑固，說不定這事情也並不怎麼難的。」

「金鳳，你這話可是當真的。」

「我什麼時候騙過你？」

「好。說了算數。走吧！」

招弟重新振奮起精神，拉着金鳳的手。金鳳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掙開她的手，俏皮地望着她，笑了一笑，忍不住打趣着她道：

「看你，真像個孩子，一會兒笑，一會兒惱。你要高興，就讓你高興個够吧！告訴你個好消息，你那金生哥有下落了。」

「你這頑皮鬼，我……」

「不要害羞！你那金生在外邊沒有死，還當了解放軍，說不定快要回來呢！這是件大喜事啊！笑吧！爲什麼不笑呢！」

說到這裏，金鳳故意頓了一頓，用食指劃着面頰，羞得個招弟想笑笑不出，想不笑可又忍不住，扭轉身就想逃跑。這時金鳳才認真地對招弟說道：

「招弟呀，來，我們講正經話。今晚把金生這消息告訴婆仔，打動她的心，我想她的思想也容易通了。」

「啊！」

招弟這時候的感情十分複雜，幾件事情在同一個時候知道，可不知是酸還是甜，腦子裏嗡嗡響，心裏却亂麻亂，一時也說不出話來。

二 上 當

金鳳幫忙招弟把草担放到草屋裏去，拍去身上的草屑，兩個人有說有笑的走出來，一路上談的都是過冬節的事情。濱江女人有個習慣，每逢過年過節，心裏想的只是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割半斤肉，磨二斤米粉，蒸一盆香噴噴熱辣辣的夾心糍，還搗上一盆『搗茶』，一家大小團聚在一起，呷着搗茶，吃着夾心糍，這種滋味也真是快活的事情。可是，就是這樣最低的要求，她們已經長久以來嚐不到了。自從山裏來了日本鬼，以後又回來了國民黨，那些地主惡霸有了靠山，好比老虎長了翼，濱江的農民便只好年年過着飢荒年，別說割肉蒸糍了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可吃不上一天兩天的乾飯呢！因此，濱江女人到了年節，就好像想念着自己的青春一樣，在想念着那一盆香噴噴熱辣辣的夾心糍。現在，可好了。解放以後，地裏種的收的，再不用送給那些坐在那裏吃着農民脂膏的地主惡霸，都是自己的了。今年自從鬧鬥爭以來，才不過幾個月，還分了一次『果實』，冬節一來，那一家又不記掛着磨粉蒸糍呢！已經張開來的濱江農民的眼睛，未來的日子真是可以看得見

啦！……

她們說着走着，不知不覺拐過一個彎，一眼望見自己的家門，招弟突然沉下臉來，拉了金鳳一把。

家門輕輕的拉開，屋裏突然走出一個男人：三角臉，尖下巴，老鼠眼，身上穿得破爛，樣子猥瑣，乞人憎嫌。那傢伙神魂不定的四處東張西望，好像怕給人碰見，急急步的想溜走。

招弟憤怒地搶前一步，攔着這鬼鬼祟祟的傢伙，大聲喝道：

「佳章，你來幹什麼？」

「我，我……」

「你說呀！」

「我不過，想來，看看你們，總算是親房，今天，過冬節嘛！……」

那佳章在狡猾地抵賴着，把小腦袋掛在胸前，縮起雙手，裝做個不敢亂說亂動的樣子。

「鬼同你是親房！」

招弟禁不住一股無名火湧上心頭，咬緊嘴唇，伸出右手，拍的一聲，狠狠地給那傢伙一個巴掌。佳章給打得臉上火辣，眼裏射出兩道兇光，可是，立刻又收斂起來，雙手捧着那三角臉，趁這機會一溜烟的溜走了。

這突然發生的事情，使得招弟心頭怦怦的跳，十分激動，氣呼呼的一時平靜不下來。金鳳在旁邊冷靜地看着，想着這個『三寸釘』謝善卿的狗腿最近在村裏的種種活動，低聲地認真的向招弟追問道：

『佳章常到你家來嗎？——這過街老鼠！』

招弟苦惱地搖着頭。

金鳳心中有數的輕輕地拍着招弟肩膀道：『進去吧！這事以後再談。』

她們一先一後的踏進門檻。

婆仔剛從房裏出來，迎面碰着進來的媳婦，還有那個婦女委員黃金鳳，有點錯愕，吃了一驚。她睜細那雙本來很小的眼睛，在打量着她們兩個，心裏惶惑，很像害怕給她們識穿了什麼秘密，顯得十分不安。

招弟悶聲不響。金鳳却裝得好像不曾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，還是平常那麼快活地招呼道：

『婆仔，今天過冬節，我來你家掛單啦！我帶來了半斤肉，兩斤米粉，蒸一盆夾心糍，孝敬孝敬你老人家！』

『哦！』

婆子要理不理的，呶一下嘴，轉身到灶間去了。這五十多歲的小老太婆，心緒很亂，

剛才佳章給她講的話，使她十分不安。她真就心給金鳳知道了，這婦女委員是有名的『街坊鑼』，要是到處敲敲打打，那時候，她婆仔可真是什麼地方也不能去了。

金鳳隨後走進灶間來。婆仔的心，跳得厲害，心慌意亂，幾乎把手裏拿着的碗也丟了。可是，金鳳沒有說話，拿了帶鈎的担挑，挑起水桶，出門挑水去了。婆仔才算安心來，坐在灶前鬆一口氣。

招弟拿磨好的米漿進來，手裏做着功夫，眼裏偷偷的看婆仔。婆仔檢起一把乾透了的黃茅草，正想起火，可却伸手在灶頭亂摸，老摸不到洋火。招弟過去找出洋火，劃着火，點起茅草，把灶燒起來。

好一會兒，招弟到底忍不住心裏的狐疑，故意壓低聲音，心平氣和的問婆仔道：

『佳章上門來幹什麼？』

『多管閒事！做你的功夫啦！』

招弟的話正碰着婆仔的痛處，婆仔擺出個家婆嘴臉，開口就搶白了招弟一頓。招弟可還是忍氣吞聲的解釋道：

『好婆仔，這可不是閒事啊！這幾晚你沒去聽會，可不知道地主惡霸的陰謀詭計。佳章那過街老鼠，誰不知道是三寸釘的……』

『人家犯着你呀，哼！』

「他這種人，正是害人精！他上我們家來，還有什麼好事？好婆仔，你可不要耳朵軟，聽信他的鬼話！狗嘴裏長不出象牙！唉，你老……」

「老什麼？噢！我還沒有死。家裏的事還沒輪到你管！不要你多嘴！」

「我也是想你好呀！」

「好，好？想我好？你少講兩句，我就長命百歲了！」

婆仔氣得渾身發抖，背轉身去，想尋些什麼來發洩發洩一肚子的冤氣。

招弟知道再談下去也無益，她有點悔恨自己的鹵莽，真不該在這時候問婆仔。她想起農協交給自己做的事，要她打通婆仔的思想，心裏又有點焦急。過去別人要是說她家也上地主的當，她是抵死也不會承認的，而現在，她自己親眼看見佳章這壞傢伙從家門出去，婆仔提起這事情又這樣暴躁，一定是上當了。真想不到自己的婆仔，這苦命的好心人，如今也變成鬪鬥爭的攔路石啦！招弟有點恨自己無能，沒有力量把婆仔這塊石頭，變成有用的石頭，好像工作隊上的麥秀妹同志說過的，工作做得好，攔路石也有一天會變成敲破地主頭的石呢！她越想心裏越煩躁，痛苦地咬着自己的下唇，幾乎連血也要咬出來了。

這時金鳳挑了一担水回來，倒在水缸裏，冷眼看見她們婆媳那副神情，心裏知道一定是招弟心急追問剛才佳章的事，吵了一架。她故意不去理會她們，却高高舉起剛從家裏帶來的半斤豬肉，快活地說道：

「來，我給你們蒸夾心糍，大家來過個快活的冬節！」

三 三個女人過冬節

招弟和金鳳兩個年輕的濱江女人，動起手來了。她們都是一雙巧手，才一會功夫，這一個濾清了米漿，那個剗好了肉沫，這個燒旺了灶火，那個弄好了蒸糍的傢伙，什麼都弄妥貼了，把鑊蓋蓋上，金鳳還騰出手來幫婆仔的忙。婆仔心裏還是十五十六的左思右想，手脚自然不夠靈活，金鳳接過搥棍，在沙盆裏搥山茶，邊搥邊說道：

「家裏茶葉快完了吧？過了年我約你們一道去，到金雞嶺採春茶，那邊茶芽嫩，味道比牛背脊的好呢！」

「嗯。」婆仔漫應着。

金鳳在沙盆裏沖上滾熱的開水，加上一星花生油，再放一小把食鹽，攪拌勻了，一股茶香直衝上來，她忍不住用中指沾一點來嚐嚐味。這種和味的「搥茶」，是濱江女人最喜歡的飲料。金鳳噴着嘴唇稱讚道：

「好搥茶！真是出門千里，也想着這濱江搥茶哪！」

婆仔失神地看了金鳳一眼，隨後她又忍不住擡眼去看招弟，那小媳婦在灶口前一心一

意的燒火，不知在想什麼想得出了神。婆仔心裏很矛盾，有時覺得很可憐自己那苦命的媳婦，有時又覺得她口直心快乞人嫌。婆媳倆本來是相依爲命的一對受苦人，可是當婆仔發覺媳婦越來越不聽她的話，說話越來越不投機，這老人的心，有點怨恨，也有點害怕。她怕自己老了，無兒無女，只是這一個媳婦，如果媳婦也不理會自己，將來的日子可就越來越孤苦伶仃了。

招弟心急的揭開鑊蓋，雲霧一樣的水蒸氣升起，帶來一陣一陣香噴噴的糕糍的味道。金鳳打開壁上的盥櫃，張羅着碗筷，在灶頭上擺開來。招弟把第一盆夾心糍端出來。婆仔口裏喃着「謝天謝地」，親手拿起剪子，在熱辣辣的糕糍上劃幾下，然後一塊一塊的剪下來。婆仔習慣地喃着一些吉利話道：

「年年有今日，歲歲有今朝。來！吃吧！」

一般農村習慣，叫做「冬大過年」，冬節也是個隆重的佳節，團圓的佳節。往常的日子，不管男人在外邊那裏打工做事，只要有機會總要回家裏來過冬的。不過，這些好日子，早就在鄉下人的心裏忘記了，已經很久很久盼望不到這樣的一家團聚了哪！

現在，她們三個濱江女人，圍坐在灶邊，拿起碗來呷一口「擂茶」，挾一塊香噴噴熱辣辣的夾心糍，口裏不說話，心裏是酸甜苦辣都一齊湧了上來。婆仔老眼昏花的看着身邊的人，想起自己的身世，一世人做牛做馬，熬盡了不知多少的苦日子，到今天想不到還可以